

循《禁書啟示錄》尋路

在諸多女性作家中，平路是相當獨特的。平路的作品常在回溯記憶的歧路，筆者想以淺薄的所知追溯平路寫作的轉彎處。我想知道，在那麼多岔路的抉擇下，她何以會走出這麼一條路線來？《禁書啟示錄》是一本精選集，這本集子裡的小說有新有舊，她過去幾本作品：《玉米田之死》、《五印封緘》、《是誰殺了xxx》等書的佳作都收錄進了，因此可以從本書中看出一九九七年前平路寫作的軌跡，剛好是她將邁入下一個階段的起點。

容我藉拉岡(Lacan)的精神分析對平路寫作做分期。在閱讀過程中，我覺得〈人工智慧紀事〉這篇作品，一個男科學家創造一個女機器人的故事，正好可以套入拉岡(Lacan)的精神分析。循著這套理論解釋平路的創作歷程似乎也可以說的通，讓我的疑惑找到個解釋。

這篇套用精神分析最明顯的是鏡像期：「H 對鏡子？對『我』說話？」、「沒有接受到同樣的指令，他們頭顱，沒有，轉動。所以他們都不是，是，叫做，不是『認知一號』——『我』。」、「我更察覺到這種對腳步聲的期待其實牽涉到感官的反應（譬如，聽力變得異常敏銳……）。」女機器人意識的產生是因被馴養（就像小王子對狐狸的馴養）；對『我』的鑑定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測驗，因此她對『我』的理解其實是破碎的、誤解的。M 的刺激，女機器人進入伊底帕斯情節的第一階段：「但是我多麼害怕答錯了，我擔心會讓 H 對我失望。如果我分數太低，H 會不會放棄用我？」她以男科學家（創造者，母親）的慾望為慾望。他們害怕被踢出科學的門牆外，因此必須服從權威，「閱讀知識庫中收錄的典籍」，等待在記者會上「秀」給世界看，繼而成為權威。進入第二階段是她開始去思考、懷疑：「當他在我們機器人身上投射自己的願望，會不會竟符合了 M 對他的批評，因為 H 不會把同類的『人』真正看在眼裡？」此時她處於「我心中暗暗翻湧的愛慕卻不因為智性上的懷疑而稍有損減。」的矛盾中。當女機器人的智慧高過男科學家，她知道她的能力足以取代這個陽具社會，但即使她殺了造物者，她還是逃不過社會體制，被關、被處置。她唯一能做的只是創造出一個具有陽具的理想對象出來。這是 symbolic order 階段，父親形象確立了。

平路整個創作就是在這樣的掙扎裡。她早期的作品〈玉米田之死〉、〈郝大師傳奇〉算是鏡像期的階段。此時期，她不選擇以筆下那些想滯留異鄉的強勢女性們的角度敘述，反而隱身為期盼歸鄉受阻(遭閹割的)的男性。如〈玉米田之死〉，從偵查死因入筆，在追尋過程中，訪查者和死者相互輝映、重疊，訪查者從死者的故事中觀照自己的生命。

〈台灣奇蹟〉、〈在巨星的年代裡〉將這份思鄉異化了。主人翁所思念的台灣，瘟疫似的蔓

延整個美國強權，但當「無論站在世界任何角落，而我從未離開過那不斷向外生長與擴張的島嶼。」主人翁卻感到「我與我的故鄉漸漸遠了。」王德威說：「就在她對台灣念之望之時，她已隱燃預見島上的千變萬化，不是一種望鄉或懷鄉的姿態所能述盡。」這時期，平路由單純的思鄉，轉而關心台灣的政治。

鏡像期和異化期，平路以傳統上我們對寫作的要求：抒情、言志、載道、反映現實的家國之憂為基礎。只是我們大多認為這是男性議題的範圍。後來的〈世紀之疾〉、〈天災人禍公司〉、〈禁書啓示錄〉等諸作，她更以不輸男性的奇想進行寫作的實驗。她深入一些社會性的議題，其實這類題材可以是訴諸感性的煽情，也可以發為激情的議論，但平路卻採冷靜的科幻寫法，大玩寫作的實驗。翻開《禁書啓示錄》扉頁：

小說為什麼該禁？

- 1、對作者而言，她玩物喪志：與現實毫無助益〈證據見於作者自序〉
- 2、對讀者而言，它亂人耳目：給予太多的預設、指出太多的可能，包含虛構的可能〈證據建本書內文〉

這頁打破了習慣上的線性書寫的方式，是非線性的（non-linear）、多線、去中心、不依先後次序閱讀，有點傾向多向文本（Hypertext）。此外，作者介入故事情節中，因此讀者的閱讀也跟著向後推一層，十足的後現代戲謔的後設小說寫法。不僅在形式上實驗，敘事間文字特意客觀化：健康總署的公報、新聞報導、記者的採訪筆記、辭典的解釋……。一板一眼的說明，抽離感性的寫作呈現理性的思維，減少作者本身的暴露。我們可以說這是因為進入了伊底帕斯第二階段，在以父為名的律法下，她企尋突破。但太過理性的處理，如〈禁書啓示錄〉，概念掩蓋過故事情節，人物扁平只是呈述作者想法的引子。

〈行道天涯〉、〈百齡箋〉已過渡到 symbolic order 階段。從一張照片開啓想像，從硬性的權力、歷史中開發柔情，她反抗男性撰史，扯下國母母儀天下、堅貞化的束縛，還原她們被模糊的情感。從她的人物中卻又發現，就算宋美玲曾經故意忽視丈夫不懂英文的不安，在會議上和別人調情；她也曾經用膠帶使勁紮骨瘦如柴的丈夫，好使病人固定在椅子上。這些是她的反抗，她的強勢。但曾經拗著為張學良辯護的她，「她預感歷史論斷終將倒向不利丈夫的一邊，包括她自己在〈西安事變回憶錄〉中的文字，假以時日，也會成為後世批判丈夫的幫兇。」到頭來還是選擇替丈夫澄清，選擇認同男性權威。其實在早期的《玉米田之死》諸作中的妻子，平時強勢，到頭來也是落個離婚收場。我可以說到這時期，她放棄無功的追尋，體認到自己終究無陽具，而轉而屈服認真扮演個女性角色嗎？平路後來的作品《巫婆七味湯》、《我凝視》、《讀心之書》轉而去描述生活上的瑣事，回歸到女性心底的描寫。這或許是種屈服，但她終於從幕後走出來，卸掉面具面對真實的自己，未嘗不是好事？

平路的作品，一組缺乏崎嶇高度陡坡的迷宮，但沿途老式的豐鎬房端出一盤盤寂寞的中國菜、3D 畫面重現歷史的輝煌；相迎的是異地思鄉的游子、追尋愛情的機器人……。路線上的精

心策劃、景觀的豐富，足夠讓人目不暇給。只是單閱讀一文本會相當驚艷，倘若俯瞰整座迷宮，不難發現：幾度峰迴路轉，循著不同路徑卻重複著相似的景觀，路與路間失去了獨特性，更易迷途，要辨識其中的差異性還真難。因為都是精選的短篇，所以《百齡箋》裡有《禁書啓示錄》；《禁書啓示錄》裡有《百齡箋》，兩書重複了五篇故事。

即使如此，她是一位優秀的作家，和男性站在同一立足點上，並發揮女性細膩的特質。不過我擔心的是：我在這方侃侃而談的當下，作者是否在另一端扮鬼臉？也許我落入了她的圈套，文字產生的歧義是很驚人的。